

安然抵達

11

我計畫自浪蘇奧巴蘭到浪那旺後，仍然以最快速度繼續穿過黎東巴頁、浪烏羅與浪安蓬，希望不要再有人攔截，果真發生，麻煩可就大了。我本想要避開這些村落，但是這是唯一的路徑，別無選擇；我也曾想繞過這些村落，但是，仔細一想，我如果偷偷的在長屋附近的叢林中走過，萬一被逮到，一定會慘遭攻擊的。我還是冒險走那條主要的路徑，就是我已熟悉的那條，從浪那旺到浪蘇奧巴蘭的路徑。白天，村民大都在田裡工作，長屋應是空無一人的。

到了黎東巴頁的空曠田地時，我加緊脚步，不到幾分鐘便穿過村莊，又進入叢林的陰暗世界。我看到幾個人，他們也都不在意我的出現，這是第一個村落，我自忖，還有兩個村落要過。走著……走著……走了八小時，天氣也真夠熱，又有一段要穿過農田的路，天上沒有一朵白雲可以遮蔭，我得時常走到水邊，喝點水，洗一下臉與雙臂，我滿懷憂慮，沒有心情下水游泳。下坡了幾小時，我又從叢林裡鑽出來，開始是農田，接下去是浪烏羅村。我穿過農田，全村盡收眼底，我想像著數十對眼睛盯在我身上，但是真奇怪，一點人的聲息都沒有，我已走近長屋了，我想應有人聲才是，但是四處一片死寂，只有我喘氣的聲音。我踏上鋼索吊橋，橫越卡延河，在三十公分寬的木板橋上晃盪，沒入對岸的下坡路徑。我發覺寂靜裡透著古怪，我連一個人都沒有看見，真是令人想不透。我腳下加勁，努力將那村落摔到背後，越遠越好，我希望當晚能安全抵達浪那旺。

當天時間控制得宜，一路順利，心裡開始不再那麼緊張了。田裡有幾個人看到我也沒有怎麼樣，或許事過境遷，他們已查出我是誰了。是不是我誤解了「峇里沙冷」的事件？對村民的懷疑反應太過敏了？村民不再怕我了，我感覺輕鬆起來。到了將近日落，我又信心十足，不用再擔心什麼。「峇里沙冷」之災早已成爲明日黃花了。

到浪那旺之前的村落是浪安蓬。我走進浪安蓬之前要先定一個決心，看起來，當晚不可能走到浪那旺了，但是我還是下不定決心不要在浪安蓬過夜，我不認識那裡的村民，還是要再走一個半小時到巴烏邦村，那裡有一個從浪那旺來的朋友，他是我上次到浪那旺前的十天認識的，而且他不是因為我在場而不自在的一個人。天不到兩小時就要暗了，我打算去住農宅。我輕輕閃過浪安蓬，安全過關，在村落下方再渡過卡延河，我又急急趕路，到了一個河的彎道，事前毫無徵兆，我已走到河畔，有二十來個人在洗澡與洗衣裳，我瞥見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高興的微笑，他們卻一無反應。他們張口瞪目的驚駭表情，我全身馬上也大為驚慌，水沿著他們的雙手滴下，我的心跳也跟著像打鼓一般，看來，我的出現令他們全身麻痺與驚恐，要命的！我馬上就知道他們腦中一定閃過：森林中的陌生客……快入夜了還隻身在森林裡走。

只有「峇里沙冷」在叢林過夜。那些人怎麼可能知道我的計畫，我也沒有想到要說些話，像是：「到巴烏邦去，時間上夠不夠啊？天黑以前到不到得了那裡的農宅？有人正在等我呢！」

我在這種狀況下，張口結舌，一句話都講不出來，我只能無意識的揮著手。等我走離他們的視線時，便改爲急步在路徑上衝，背部的藤籃如鐵槌一般，不停的槌著，我累得快要去，只好放慢腳步。我自覺安全後的幾分鐘還是痛苦萬分，我剛才爲什麼要放鬆心情？我爲什麼不跟他們解釋我的去處？我有被逮的前科，我剛才的反應簡直不能再糟了。河邊的村民可能還在洗衣裳吧，但是過了一小時多，我覺得還有長舟划水的聲音，快速的往下游想來攔截我的去路。

我一直存有這種幻覺，只要我脚步加快，叢林不遠處就有聲響傳來。不久，我看到二個背籃丟棄在路邊——看起來像剛剛才卸下的背包，人則急急的閃入林中。我才沈思一下子，三隻獵犬

從灌叢底下鑽了出來，我從來沒有在婆羅洲見過對人有這麼凶惡的狗，牠們的信信與脖子上的鬃毛，很明顯的表露牠們的企圖：我是狗嘴上的俎肉。三隻狗在我前面六十公分處，不停狂狺，又嗥又吠，不時試著從三面夾擊我的雙腿。我抽出巴蘭刀，繼續前進，牠們還是一樣的狂狺的隨著我後頭三十幾公尺的路上，牠們只要靠近我，我便回身大聲斥喝，牠們就後退數步。這三隻狗真叫我嚇破了膽，但是我的脚步並沒有慢下來，因為我想到，與其我的脚被這群惡犬咬成失血過多，也比被那一群全身武裝的戰慄村民，在天黑之前被擄倒好多了。那批村民果真把我截下來送回浪安蓬，我一定會再重遭浪烏羅那樣的一陣威脅與羞辱，那些村民只圖找出一個理由，平撫他們心中的畏懼，我可不吃這一套。

天越來越暗，我跌跌撞撞，走過滑溜的小徑，受盡岩石與刺藤的割傷；我必得在天黑前抵達村落不可。天露微光，我渡過深及腰部的溪水，巴烏邦村的晚餐炊火已飄然入鼻。我涉水過河，準備在叫聲聽得到的距離內，用力喊幾聲，事先通知巴烏邦的家人，我已來了。正想這麼做的時候，我撞到走在路上的巴烏邦的太太，她正要到河裡取水。她先看到我，一個長長的陰影，印在正在轉黑的小徑上，她在我面前十公尺，大聲尖叫，我馬上極力表明身分，她還是落荒而逃。我衝到巴烏邦的家前，他正拿起長矛，手執電筒，衝到路徑上，我大叫：「我是伊雷克，別怕……別怕……」

「督案，您在這裡幹什麼？」巴烏邦問道，看到我時，他才放下心來：「在黑暗中行走，你簡直太笨了。」

我們一起回到草屋，我告訴他從浪蘇奧巴蘭的長途跋涉之苦。我告訴他，這麼晚才趕到，是

因爲把他家的距離算錯了，我也抱歉嚇到他的太太。巴烏邦說，如果我晚一天到這裡，這幢草屋就廢棄了，他們全家打算明天搬到浪那旺。我們吃了一餐並不舒暢的晚餐，他的三個小孩都在，我的不速而至令大家不太自在。巴烏邦那晚鎖上門窗，我不知道是爲我，還是他們自己的安全。那晚沒有訪客，我逐漸安下心來，大概沒有人跟蹤過來。

因爲長舟已滿載，我只得次晨起床徒步到浪那旺。一路平安，花了三個小時。乘長舟的巴烏邦一家人遲至當天很晚才抵達，因爲困在急灘一段時間。船舷的馬達壞了，連帶煮著的鍋子都掉入河中，馬達壞了不打緊，因爲可以修護，鍋子掉了可真嚴重，遠到東岸才能買得到新的。他們設法借了一套，但是下一次要還一套全新的，表示感謝。

巴烏邦把馬達拿給我，問我會不會修理。是化油器進水，點火栓也不管用了。我們先清洗點火栓，檢查點火栓沒有問題後，再調整化油器。第一次抽繩，引起一陣回火，我再調整進氣栓，再抽一次繩，引擎救活了，全部修理過程不到一個小時，巴烏邦高興得說不出話來。我修好馬達的消息不逕而走。第二天，有人請我修理日本製的稻米去殼機，這樣子他們不用碾碎穀子，就有全粒山地米可吃。那本日英雙語的說明書讓我看得痛苦萬分，例如，進氣閥用「風」來表示，我調整「風」，結果全粒稻穀從機器流出來。運用基本的機械技術，我很快的修出興趣，我開始用心的修理各種東西，包括錄音機、彈簧鐘，再加上幾個船馬達。

有一個人拿來一架皇家牌打字機，問我會不會用。我估計這台打字機已有六十年的歷史。這架打字機上兩邊各有一個斜斜的檢查用的小窗及扭鎖，每轉一下可進十八分之一吋。拿這個打字機的人稱它爲「嗒嗒麥興」。印尼話「麥興」是指機器，「嗒嗒」是打字的鍵盤聲音。

我從日記本中抽下一張紙，打字機擺在地上的雙腳前方，我一面操作，一面解釋，同時也打一封信給朋友。色帶只比機器年輕不了多少，我還沒有試試這架打字機的功能，結果打完第一列的時候，色帶夾脫落了，我又重新調好右邊的定行扭，然後開始打信。他們很奇怪我不用看手指按字鍵，便能記住每個字鍵的位置，他們看了樂得要死。我打著：

親愛的海蒂：

我說不上來，這樣一架打字機在這個地方的真正用途。經過兩個禮拜的戰慄之旅，我居然步出這樣一個叢林，兩禮拜來，我被誤認為是一個專門抽血來祭祀的人，這裡還是一個荷蘭殖民時代的世界。眼前有十來個人，盯著我打這封信，我雖然感到不自在，這不過是表演打字機的功用，我打字的目的希望獲得他們對我打字技術的信心，我的表演可能是史無前例的。我將此信寄出去，雖然明知此地沒有郵政、郵票或定期送到西岸的服務……。從這裡到西岸要乘獨木剎開的長舟兩個月，要回到沙撈越還得翻山越嶺，因為找不到嚮導，所以我往往得自求多福。還是跟以前一樣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辦。在這樣的時空裡，我腦子裡又飛到家裡的巧克力餅、烤芝麻圈餅、從舊金山的博克街／百老匯街上買得到的桃酥餅，或者帶著一對滑雪屐，在一個晴朗的日子，放眼華金絲公園，順坡滑下。

敬祝

關愛與微笑

我並不期望這封信能送得到，信封上也只打上：加州、畢色鎮、巴亭頓嶺、海蒂收。回信地址是婆羅洲、東加里曼丹、伊雷克寄。

我把信交給一個正要往東岸去的人，請他代寄。我目送他將這封信安放在毒箭竹筒內——最保險的地方，我也就忘了這件事，不料六個月之後，信居然安全完整的送到海蒂手中。

十一月六日，尹昂與尹利克駕著傳教機到了浪那旺，做為每月一次到偏遠內地的例行傳福音工作。我很高興飛機還安然無恙。當尹利克傳完福音，他告訴我琅昇亞最近的「峇里沙冷」消息。兩個禮拜之前的深夜裡，有一個父親看到屋縫裡伸入一隻長矛，對著沈睡中的小孩，這個小孩的父親馬上拿起弓箭槍，連續吹出三支箭，二支打中歹徒臉部，一支在手臂上，長屋附近有血跡，但是並未報警。次晨全村組織了一個巡邏隊，每夜兩班制，從下午八時到次晨五時，夜夜巡邏。

尹利克告訴我：「村民怕得要死，我們夫婦晚上都不敢出門了。」

在浪那旺的巴烏那家住了一個禮拜，我與他們相處的舒適感又回來了，但是我心底某處仍有一些餘悸。一件突然的死亡事件改變了全部落村民對我的觀感。一位少婦暴斃在附近的那旺巴魯，兩天兩夜內，附近村落的村民都趕來追悼，並帶來禮物，如米、鹽、煙草、現金、食用油、糖、豬、雞與布料。

有人還幫忙煮飯給三百位追悼者吃。在追悼場上，我與來浪那旺的村民住在一起。第一天，要送奠儀的時候，我就問送什麼最妥當；奠儀是公開給的，喪家希望十條煙草、四千盾禮金、二

顆散彈，所有奠儀都記在簿本上。

長屋前的路上正在造棺，有十來位木匠及雕刻師傅在裝飾木棺的蓋子，仔細的剝空，並在棺蓋上雕犀鳥嘴，漆上黑、白、黃、紅等阿波卡延人喜歡的顏色。第一天，全家列成一隊，走入長屋，開始哀悼死者。

傳統的壽衣是棕——黑的爪哇沙龍，配上白長褲，穗絲的帽子。死者穿戴完畢放在窄床上，抬到長屋長廊的中央，胸上放一串虎牙，嘴唇用唇膏略略塗成紅色。窄床周圍有數百位致哀者，不斷哭泣，不時撫摸她的手、腳、頭髮，以為安慰。來的人都自備擦眼淚的手帕。屍體裝到棺木內，花飾的棺蓋放在一旁。及至晚上，悼喪的人也累了，所以哭泣聲音開始變小。

那天早上，棺木附近放了一台錄音機，我正納悶不已。到了晚上，錄音機便拿出來，一個年輕人還拿出一捲錄音帶，我正期望一些「安魂曲」或一些不太相稱的西方音樂鑽入耳中，想不到錄音機放出來的是早上的哀禱聲音。這樣可以讓大家休息一下，也不會對死者不敬。

一個矮矮的，面帶微笑的男人，閃著碌亮亮的眼珠，過來坐在我身旁，我頭歪過去，他自我介紹是巴藍超。他問我一些在沙撈越路途的旅遊見聞，還問我是否一個人從美國來，身邊有沒有同伴。我告訴他，我在叢林中的嚮導名字，他微笑著點點頭，似乎解決了一些心中的疑問。巴藍超又告訴我「亞山加籃」（一個肯雅族人的英雄）的故事。亞山加籃從蘇奧馬利瑙（遠在東邊，不過沒有美國那麼遠）沿蘇奧峇浩到布德瓊干，橫越蘇奧尹灣集水區，再登上蘇奧卡延到浪那旺。

「亞山加籃獨自走過很長的路，他非常勇敢。」巴藍超說。

「他有沒有獵人頭？」我問道。



「哦，幾千個！碰咚！碰咚！（砍啊！砍啊！）」巴藍超一面大聲的叫著，一面手拿巴蘭刀的樣子，揮著手。

那灣巴魯村的「加巴拉·阿達」（譯註：法官）加浪拉音，及「加巴拉·康朋」（譯註：村長）巴尹布烏灑就坐在旁邊，用心的聽著我們的談話。不久他們兩人也加入巴藍超，討論起我的名字來，他們都認為，伊雷克名字太短，不適合做為男人的名字，一個能夠修理馬達的人，應該有好的肯雅族名字。這真是一大恭維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們對我的態度已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在浪烏羅的村民，認為單人旅行是一個巫靈，而那灣巴魯村的三個大人物卻認為是勇敢與無畏的象徵。

這回充滿友誼與仁慈的意外表示，對我的影響可真無與倫比。他們真能把我看成自己人嗎？巴藍超沒有坐在我身邊之前，我真是孤單得很，完全不敢冀望我的處境會有什麼改善，看起來，村民已開始熱情對待我了。

我們在死者身旁坐了兩天兩夜，並沒有離開長廊，第二天晚上，淡淡的屍臭開始飄出來，棺蓋便放上去，用樹脂膠牢。這天晚上的擦眼淚毛巾已收起來了，大家的臉上已有笑容，話又回到平常的題材，小孩子也開始恢復嬉鬧。那晚雷雨交錯與閃電不斷，整個叢林與長屋為之動容。我們在傾盆大雨中睡著了，村婦拿了被單與黑棕色的平南族草蓆給我，棺材旁的煤氣仍然點著，錄音喪樂並未中斷。

每個人並排平直躺著，雙腳朝棺材。沿著長廊一處一處的火堆已熄了，一群狗爭搶躺在那些火坑旁。我夜半醒來，錄音機停了，暴風雨已歇，水滴順屋簷下墜。我看到一隻手從平躺的人堆中舉起，手指彎成眼鏡蛇的頭，直如吐信攻擊，然後慢慢的往下彎，像一道虹，壓在錄音機的重

播鍵上，不久，已耳熟能詳的哭泣聲從耳邊再度響起，我翻身尋夢去了。

早晨醒來，棺材已準備抬到墳場下葬。早餐特別豐富，有豬血、豬肉、炸薯，還有白米飯。大家一早就去河邊沐浴，每個人看起來不像坐了三天的樣子，聊天音調也提高了。哀禱正式結束了，每個人都在等候送葬。等了三個小時，其間巴藍超朝我走來，問道：「你知不知道二次大戰期間，湯姆·哈里遜被降落傘吊在半空中的故事？」

我告訴他，我看過哈里遜寫的《寰宇之內》那本書。上面記載著：

在一陣有氣無力的拉動降落索後，我便乘風飄起，連抽帶墜的，像隻橫飛的螃蟹。我無能為力，只能隨著地心引力，橫飄飛越山谷與山嶺，在上升氣旋與大氣流的捉弄下，我活像一架失去控制的無翼滑翔機。我隨後下墜，一陣斷裂之聲，懸在叢林的綠頂邊緣，掛在急陡山崖邊，下面是一千二百多公尺的深淵……然後，開始滑動，最後，掛在六十公尺高的樹樑上，如果落到山谷地，不會摔斷脖子，才難教人相信呢。我又向下降了四分之一的高度（先是傘繩纏住腦袋瓜子，雙腳在上，與地心引力成一條直線），在一陣戰慄的抖動中停住了……斷樑穿過降落傘的絲布，我吊在半空……我設法弄成頭朝上，腳朝下的局面（這活像英國大學的體面紳士，遭到一點小困難），因為空中反吊的困境太嚴重，我自己簡直束手無策，從我現在還算安全的位置，若往上認真的爬，距離樹梢又太遠，向左右搖擺過去的距離也嫌太長；即使我能解開身上的傘索維持不墜，我也沒有力氣沿繩往上爬……不久之前，我一定昏死一段時間……待我醒來，我正在盪來盪去，險象環生，我腰身以下已失去知覺，緊勒的傘索與吊在半空的壓力，我像老虎鉗下的祭品。風如果來了，

## 十一·安然抵達

我身上的傘索馬上會鬆開，然後摔在地面，粉身碎骨……我使出吃奶的力氣，抬頭看一看，有何解脫的法子，進入眼簾的卻是一個矮得離譜的黃皮膚小人，全身只纏一塊腰身布條，戴了一頂犀鳥羽毛帽，蹲在頭上的樹極上。照理——我事後才想到——只要他鬆開我的傘索勾子，傘便能在落地前張開。他正想救我及鬆開傘索。我用所有婆羅洲的方言，大聲痛罵那些從未用過的毒誓，這一來，他又縮回去重新考慮了。他在想：他的處境與我的困境……東弄西弄的，他找到了幫手，他們在我的樹與相臨樹之間，搭了一個不得了的長梯，還現場做了一個滑輪，在這個組合的下面，是群腦筋靈活，心情興奮，笑聲不停的婆羅洲人。他們非常小心的把我慢慢的放到地面，背我過山嶺，穿過天然的草地。」

這位哈里遜書中所提到的腰纏布條黃皮膚的矮子，就是年輕時代的巴藍超。我告訴他數千人讀過這段記載，他滿懷笑意，我也告訴他，能夠認識他真是榮幸。巴藍超與我聊個沒完，他充滿急智與幽默感四溢。我們聊得越來越好笑，引得大家都聚過來，一起大聊特聊。

有一個人拿來一小塊磁鐵礦石，他稱為「巴石·別洗·別拉你」，就是磁石的意思。他向一位婦女要了一枚針，大家早知道他玩的把戲，人越圍越緊，大家真想知道我的反應。他拿起磁石，離手掌中的針有段距離，突然針往上跳，黏在石頭上。

「哇……！」大家一聲喊叫。

「太聰明了。」我附合著。

我突生表演慾，跟他要了磁石與針，從背包中拿出一些魚鈎。我先拿針在磁石上磨擦，大家

的眼睛都盯著我看，我一擦再擦那枚針，引起所有人的好奇。然後收起磁石，把那些魚鈎灑在地面，我用那枚針，吸起第一枚魚鈎。

「哇……！」大家也是一聲大叫。我用磁化的那枚針，一枚一枚的吸起所有的魚鈎。

那位磁石主人表情有點怪怪的，我便改口稱讚他，找到這麼一塊了不得的石頭。然後，大家都想玩那把戲，但是我們的話題轉到一些更特殊的「把戲」，我們談到美國的太空計畫。有一位婦女以前從一架老舊的收音機廣播中，聽到阿波羅登月行動，她就想問清楚一點。這個舉動我並不吃驚，因為幾個禮拜來，阿波卡延的村民早已問起月亮的事。很多人不相信美國已登上月球了。喪事的最後一天，我又回答一些耳熟能詳的老問題：到月亮要幾天？太空人晚上睡在那裡？他們要帶多少「磨克」的米？他們怎麼煮飯？他們在月亮獵到什麼動物？最後，那位婦人想知道，美國人要用一個很大很有力的火箭船，才能登上月球，而回來的時候，為什麼卻用一個小的火箭船？

這個大小火箭的問題不太容易回答，不過我講解了地心引力的事：在地球的中心，有一個非常大的「巴石·別洗·別拉你」，因為實在是太大了，不但能把金屬拉過來，也把人、椰子、樹枝、水都拉過來。我用筆掉在地上來補充說明，就是因為「巴石·別洗·別拉你」的力量，把你拉在地面。在月亮裡面，也有一個小的「巴石·別洗·別拉你」，但是力量不太大，拉東西的力量也就小了。我又表演在月亮表面緩慢掉落的樣子。要離開地球，需要一個很大的馬達，好多的汽油，才能逃掉大磁石；離開地球的旅遊像逆水衝過大急灘，而離開月亮就像順水划向下游。我很得意能用簡單的比喻回答她的問題。

我看了一看長廊，並沒有要送葬的行動，所以大家還是繼續聊天。

「你知不知道黃金從那裡來？」有兩位從馬哈克·巴魯村附近來的基督徒金礦工人問道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照實回答。

「諾亞造好方舟以後，所有各種動物都上了船，然後洪水來了，所有壞人以及沒上船的動物都淹死了。」那兩個人解釋道：「當洪水退卻，屍體開始腐爛，硬骨變成一片片黃金，現在分布在瑪哈岡河上游的支流。」

剛過午後不久，兩根木桿分別插在木棺的左右兩旁，大家開始離開長屋的大廊，排成兩列，向河邊走去。木棺在兩列人群中抬過，丈夫坐在木棺上，雙臂緊緊的抱住木棺。木棺放在長舟上，渡過河，到對岸的基督徒墳場。下葬不過數分鐘的時間，三天相聚的群眾馬上一哄而散。

我與巴烏邦一同走回浪那旺，雖然心疲力竭，不過自覺在部落的地位已相當穩定。在送葬期間，我曾經請酋長找幾個嚮導帶我回沙撈越，我知道此事要好幾天才有回音，所以就在浪那旺住下來，跟他們做朋友。

除了巴烏邦之外，他的父親巴鄧卓是我第二個感興趣的人。他七十來歲，笑瞇瞇的雙眼像極巴藍超，非得湊近到他的眼前，才看得出来雙眼是不是張開的。我後來才知道，我與肯雅族人聊成一堆的時候，他早已注意我了，等到巴鄧卓有意與我交朋友的時候，他便前來與我聊天，我們的話題又深了一層。我們開始談超自然的問題，他慢慢的對我產生信任感。他先談到預兆鳥的重要性，以及用新鮮豬肝占卜的基本理論，用來預卜肯雅族人的前途之時，這方法非常實用。如果豬肝的占卜結果為不祥，族人有時會認為是無辜的豬肝不對，便換新的豬肝再占卜。我曾經看到四隻豬一個個的被剖開取肝，直到正確的預兆出現為止。

我又問巴鄧卓釋夢的問題，他便找一天帶我去「達勇」（術士）住的村落。我們跨進「達勇」的房間時，他正坐在地板上，口中喃著聽不懂的詞句，面前有一位十二來歲的小女孩，附近圍繞著她的父母親及六個人。地板上擺著一只銅盤，上面有一隻捆著的雞，一把古老的獵人頭劍，在平放的劍身上，不知怎麼搞的，平平穩穩的豎著一枚雞蛋。巴鄧卓說，「達勇」正處於催眠狀態，跟仁慈白女神「哺乾·馬蘭」說話，解釋小女孩的夢境。

巴鄧卓小聲的說：「只要那枚蛋平穩的豎著，釋夢便不會結束。蛋掉下來，與神靈的溝通就中斷，釋夢也結束了。」

我聽不懂肯雅方言，只能盯著那枚蛋。蛋仍然豎立不墜，過了幾分鐘，房間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，蛋還要豎立多久？一群狗在房間四處走動，地板吱吱作響，但是那枚蛋依然穩如泰山。再過數分鐘，那枚蛋似乎放鬆了一點，滾在一旁，「達勇」的喃喃也中止了。我後來去看那把劍與蛋，但是兩者並無異狀，我無法合理解釋蛋可以豎立的理由。

巴鄧卓與我同「達勇」談論夢石的事。他說，有時一個人夢醒的時候，手中多了一塊小小光滑褐色的石塊，這石塊可使這個人擁有魔力或有未卜先知的本領。那人可帶著石塊，去找「達勇」重述夢境，「達勇」在一陣催眠中，手握石塊，解釋夢境。

過了幾天，巴鄧卓拿出他的小布袋，裡面裝了一些他自己的魔咒。他取出來，平放在地板上，有畸形怪狀的鼠鹿角，有點像獨角獸身上的，這是他在動物的頭中間找到的；一個三吋的藤條，好像同時向兩頭生長的樣子；一個畸形怪狀的豬獠牙；二個彎曲的黑石塊，平常稱為鈎石的那一種。他把鈎石放在一旁，其他的重新包起來，放回原布袋。

巴鄧卓拿起第一個鈎石，說明它的來處。一九四一年，他在叢林採竹子，他開始用巴蘭刀劈開竹子之時，巴蘭刀被夾住了，他發現夾住刀身的竹節內，有一個爪子狀的黑石頭。

後來做夢，精靈告訴他：「不久有一場彈雨，因為你有那塊石頭，所以不會傷到你一根毫毛，但你得準備藥物。」

巴鄧卓實在弄不懂夢的啓示。幾個月後，日本皇軍突然進駐浪那旺，屠殺了所有的歐洲人。那些歐洲人是在戰爭初期，逃到這僻遠的地方來避難的。

第二塊鈎石是祖父傳給他的。他祖父做過一次夢，夢中精靈說，會送一個禮物給他祖父。他祖父醒來的時候，根本不懂夢中的意思，覺得不太安心，便帶著獵犬到叢林打獵。那群獵犬追著一隻野獸，不久，便聽到一陣狂狷，他想獵物已被困住了，便馬上過去，卻只見那群獵犬繞著空圈狂叫，他實在看不懂。他祖父正對這種景象感到奇怪，不久他才看清楚有一個細細的藤條，上面繫著一個鈎狀的黑色石塊，大約有大拇指般粗，他伸手一碰到那塊石頭，狗馬上不再叫了，全都圍上來，靠近他的雙腳磨擦著。他把那小石頭放到箭筒中，回來告訴太太這樁奇異的遭遇，她太太的第一個反應是，你去了這麼久，那獵肉呢？

後來，有一個精靈進入「達勇」的身體，並且告訴他祖父那石頭的意義：「彎曲如鈎狀，表示你有好運來了。你要收好，一代一代的傳給子孫，不可丟掉，否則你就會沒命。」

參加喪禮對我非常重要。這可從村民的反應中看得出來。有一個人從老遠走了兩天來找我，請我到他家玩；有一天晚上，兩位父親都領著他們的女兒來看我。

「五個月都沒有太太，是太久了一點。」他們說。

我稱讚他們的漂亮女兒，但是表明心意，她們不過十二、三歲的小孩而已。

「哦，沒關係。」他們用保證的口氣：「她們很快的會長大的。」我立刻想到，他們想要家裡多一個馬達修理工吧。

那灣巴魯村中一些年長的人，爲了表示很能接受我，常常找我同他們一起聊私人的話題。他們用印尼話，不用肯雅方言，所以我可以加入龍門陣；幾年來的第一次，有不被人排斥在外的感覺。有一次談到他們丟失一座印度神廟：叢林中原有一座甘尼釋像，一個象頭肥胖人身的坐像現在不見了。隨後話題又轉到「巴郎」（龜頭針）的事。我們雖然只是一筆帶過，他們也告訴我巴巴克家的草屋方向與位置。巴巴克是此地的「巴郎」專家。

巴巴克是那灣巴魯村的「凸康巴郎」（龜頭針技術專家）。婆羅洲全島，原住民的各式各樣符咒、藥物及其他性器具的歷史至少有五百年，許多村落總有一、二位專家，專門從事性樂的各種手術與製作各種精巧的玩藝，材料很多種，包括羊眼睫毛、古珠、羽毛、魚絲結、雞骨頭等，用來刺激性樂。

一天，早餐的白飯裡有魚，巴巴克就坐在我身邊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大約一年前，在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的閱覽大廳，我偶爾翻到湯姆·哈里遜在沙撈越博物誌（一九六四）的記載：「……男性生殖器的前端橫穿過一小條東西……基本的手術只是龜頭前端穿一個洞；有時候，對一些特殊的人，甚至穿二支（或以上），安置成直角。洞內穿過一支中空的管狀物，如骨頭、竹子，或者其他物件，防止肉長回去而癒合那洞口。除了克服頭一次手術上的疼痛之外，以後便沒有什麼不



便了。所有的手術是由平地專家來做。」

「這種裝置完成之後，要使用時，想用什麼樣的東西去裝飾或強調，都可隨心所欲。放進洞中的花樣很多——豬鬃、竹蔑、金屬片、種子、珠子、玻璃珠，其目的是加粗男性生殖器官，使對方產生更大的磨擦，顯然可允進女性的滿足。」

我讀了這篇東西，簡直呆住了。那有這種民族要提倡這樣的行為？其原因何在？我看了文章的註釋及引用文獻，我決定追究到底，我不知道這是一種苦行，還只是另一種證明男性的儀式？我後來才明白，男性動這個手術的目的，是因為女性的堅持，也就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前，男性青年裝置這玩藝，才具備結婚的主要飾物。

我閱覽的資料中顯示，遠在十六世紀葡萄牙與東南亞貿易之前，這種情慾裝置已經相當普及了。一五二一年，皮佳富達皆同伴麥哲倫的東航之行記載著：「男性不論大小，都在性器官前端用一種器物（往往是黃金或錫）從一旁穿入，另一旁穿出。有的用羽毛筆尖……原住民說，他們的婦女要他們這樣做，否則便不與他們同房。這些原住民之所以採用此法，是基於軟弱的天性。」

參考更多的資料，發現更多的事實。羅卡在一五八二年寫到：「他們有一種陋習……在生殖器上穿一個洞，洞中放入錫片，其上又加一個環形刺狀物。可放入洞中的東西多達二十種，如果在此地一件一件的列出，實在有失倫常。」

歐洲人當時的觀點，可以用一九五〇年的著名法典，由季里諾與嘉西亞的翻譯文（菲律賓科學雜誌）中，做出一個結論：「……最後談到肉體的罪惡，根據最新駭人聽聞的報導，他們使用的淫具——似乎最能表現其邪惡與性慾？那特別地區的男人，往往在性器上裝置圓環或圈套，並

且還有圓形突出物……有的圓環或圈套相當大，至少可由三十種東西做成，每一種都有神聖的方  
言名稱……是魔鬼發明用來反抗上帝旨意的一種邪惡。」

這些是南菲律賓群島的記載——似乎是這類社會行為的發源地。儘管認為這是道德倫喪、人  
性低劣的本質，是上帝眼中的邪惡，但是裝置之風卻仍然蔓延著。其理甚明，婦女顯然歡喜若狂。  
以性戕害的眼光來看，婆羅洲人這種只圖性樂而不求節慾的行為，似乎過份瘋狂。與非洲及  
中東數百萬女性生殖器戕害（也是類似性手術的結果）比較起來，婆羅洲男人承受痛苦的手術，  
只為承歡女性，簡直更是瘋狂的行為。

有關婆羅洲的這類記載，首見於一八四七年的資料。一位婆羅洲小島探險出名的歐洲蘇格蘭  
詩人的孫子，對「巴郎」有著精闢的描述：「只要男性屆成熟之齡或即將結婚前，便要進行『巴  
郎』手術，否則不可舉行結婚儀式。用圓環物（一般是木質、骨、銅、或黃金做成，直徑約三公  
釐，往往不只一個，有二至三個）垂直穿過器官前端，左右各突出約六公厘的樣子。」

早餐後，巴巴克與我離座，到他房間去。我送他捲煙，他裝到銅盒內。他一面繼續編織捕魚  
竹器，一面說道：「要動手術前，男人先要站在河中，讓生殖器縮小，有如兒童的樣子，然後夾  
上竹製縮扣器（有兩個引導洞），馬上用一條銳利的銅條穿過去。」

我聽了之後，起了一陣小小的寒顫：「你幫多少人動過這種手術？」

「幫牙克！」（太多了！）他神氣的回答。

至於手術費，他只收到如肥皂、魚、煙草之類的小禮物，一般多不收費的，他認為這是社會  
特種服務。

「要決定巴郎的長度，」他繼續說道：「只要量他大姆指的第二關節長度，再加上一·三分就可以了。」

我偷偷的瞧著房間內的人，隨意比較他們姆指的長度。巴巴克還很自傲的透露，他自己的巴郎不只一枚，是垂直裝放二枚，就像傳教飛機的四片螺旋槳一樣，他解釋著，還做合掌祈禱狀。我私下想，這或許是受到標準傳教工作的新啓示。

我請巴巴克也幫我裝一套「巴郎」，他很高興的答應了。在這個星期中，他完成一次手術後，一看到我便問何時動手術。

「明天吧！」我總是這樣回答：「河水涼一點再說。」

我橫越婆羅洲時，也聽過許多這類故事。我很高興巴藍超與巴尹布烏灑講性樂裝置的故事，使我了解婆羅洲島上各種部落的更多特異行爲，這些故事比上述的「巴郎」有趣多了，他們一再詳細的娓娓說來，其中不乏是實情。

峇浩河的村民應是發明龜頭疤痕的部族，這種技術只流行在某些地區，傳統上是個人自行料理的。他們只用利刀片，造成垂直線形割傷口，抹上木灰，儘可能的造成更多的傷疤。目前通常是到公家的診所，由醫生來割劃（大約三到五條），並打麻醉藥。醫院的方法是將傷口割成平行的凸狀物。

幾個月前，穆罕莫德愛迪德也提起過「水蛭油」的祕方，但是太麻煩了，採用的人不多。捉幾隻水牛身上的水蛭，放到椰仁油的瓶中，封好蓋子，放在陽光下曝曬二、三個月，等到水蛭完全溶解爲止。有些心急的人把水蛭放到油中炸，但是藥效有限。再用銳利的水牛草緣，輕輕的劃

過男性生殖器，使其變紅及略滲血跡，這樣調製的椰仁油才能滲透進去。塗上藥後的生殖器再套上等長及適合直徑的竹節，綁緊一個禮拜，生殖器會膨脹，充滿竹筒而永不變小，但是別忘記在竹筒的另一端開個小孔，以利排尿。理論上，水蛭的組織體會滲入生殖器內，使其增大數倍。

另一種「馬大康柄」，也就是海岸地區的馬來及伊班族人所採用的山羊眼。剛剛殺死的山羊，很小的割下眼睫毛及周圍相通的皮層組織，割下後像一圈圓環，上下剛硬的眼睫毛向外四射。然後圈在一根木桿上，木桿與要裝置的生殖器一般粗細，乾燥後，先用溫水浸漬「馬大康柄」，使之軟化易彎，然後套入生殖器頭端，大小剛好，不可防礙血液流通。山羊眼簾在婆羅洲海岸平原的市集有售，用白色包裝，上印有藍色字：愛人的魔圈——男性的恩物，女性的幸福。分有大、中、小三種規格，通常可用一年。

除了這些木珠、美麗鳥羽毛與釣魚線等酥癢的精巧淫具外，村民還有其他性技巧。他們對自慰或召妓並不熱中，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同性戀的事；墮胎與節育更不是社會問題——每一個家庭都希望有小孩，每位婦女有六至八個小孩是很普通的事，自己哺乳是唯一節育的措施；性病也很少發現，強暴是一種罪惡，村民大多沒有聽過這些名詞。

這些夜晚，與這些人在一起，感覺上非常輕鬆，也感受到他們關心我的到來：白天則走在村里與工作中的婦女、小孩子聊天。自從有了新名字與交了新朋友，我心深處覺得在那彎巴魯村非常安全，我在叢林的恐懼感終於消失結束了。